

播小说



二月河 原著  
王瑞人 改编

# 雍正皇帝

任濟日報出版社



# 雍正皇帝

下

原著：二月河

改编：王瑞人

经济日报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雍正皇帝/二月河原著;王瑞人改编

—北京:经济日报出版社,1997.11

ISBN7-80127-393-1

I. 雍… II. ①二… 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3549 号

---

责任编辑:赵润庭 王 含 胡子清 雷 伟

责任校对:振 宇

**雍正皇帝(上·中·下)**

二月河原著

王瑞人改编

---

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2号 100054)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廊坊文化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45印张 968千字

1997年11月第一版 1999年3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10001-13000册

---

ISBN 7-80127-393-1/I·21 全套定价 58.00 元

## 九十四回 贾道长当众弄机巧 张相国夤夜议朝局

老秀才当众出丑，被大家搜出了证据，羞得他满面通红，没了立足之地。在当时那个社会里，讲究的是读书人要一心读书，寻花问柳已经是受人耻笑的事了，这老头子还出入公门帮人家打官司，那就更让人看不起了。那老秀才被人拿住了证据，状纸也不捡了，绣鞋也不要了，顾不得丢人现眼，爬起身来狼狈而逃。

贾士芳啐了他一口，又左顾右盼地向在座的人问：“还有谁不服气？站出来公开说，不要在心里头嘀嘀咕咕的！”他一边说话，一边把手中的馒头团弄着，面屑纷纷落下，又用口一吹，只听“当啷”一声响，撒在桌上六个银角子。他傲慢地看着惊奇万分的人们说，“这不是偷的，乃是我在沙河店里与人猜枚玩，赢了几位江湖好汉的。当时扔在了河里，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够不够？要不够我就再来点。”说着，用手向空中一抓，又是一枚银角子掉在桌上。

墙角处有个年轻人看得呆住了，他走上前来说：“贾神仙，你真了不起。假如你能当众把今科的考题说出来，在座的一定得感谢你。”

贾士芳笑着说：“今科的考题我当然知道，可泄露出去是要犯律条的。其实考上考不上，全在自己。该考上的，用不着猜

题；不该考上的，我就是说了也没用。就像你，我就敢说四十岁之前与功名无望。过了四十岁再来考，或者能中个副榜。你这一生，也就这么大的前程了。”

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挤上来，胆怯地问：“我呢……”

贾士芳仍然笑着，却不屑地对他说：“你明天一早，到厕所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李绂一直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这位“神仙”。自己身为今科主考，尚且不知道考题是什么，他怎么能大言不惭地公然在众人面前胡说，而且，连谁是第一名都说了出来，这也太“神”了！可是，刚才他在馒头里取银子，揭露那老秀才的隐私这两件事，又都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到底真的是神仙，还是在玩弄玄虚呢？他忽然来了兴致，走上前来笑着说：“贾道长，我不是不信你，你说得也太玄了。空中取银，是街头上卖艺的人都能办到的；揭穿别人隐私，只要两人事先做好了手脚也不难。乡试的题目是由礼部出了，奉旨照准，然后密封发到各省学宫里的，你怎么全都知道？这就未免有点令人生疑呀！”

“您先生不信，那是自然的，连主考大人都不知道，何况是别人呢？”说着，贾士芳从酒坛子里倒出三碗酒来，一碗交给蒋文魁，一碗自己端着，却把另一碗递到李绂手里说：“儒家向有为尊者讳的经义，以你的地位来说，我怎能说破了你的真相？咱们随便玩一下吧，请看我手中的坛子，里面有酒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贾士芳突然用一只手伸进坛底，把那个带着花釉的坛子翻了个底朝天！他问李绂：“现在您再看，这酒还有没有了？”

李绂惊异得声音都变了：“啊！没有了，坛子都翻过来了，怎么还会有酒？”

“那么，就请您亲自验证。”说着，把酒坛子往外一倾，那翻着的坛子里竟然流出了琥珀色的黄酒，浓烈的酒香扑鼻沁心。

李绂看得呆住了：“不可思议，简直是不可思议……”

“哦，这没有什么讲不通的道理。你是儒家，儒者讲的是以文道治人。可是，你应当知道，大千世界万流百川，哪一条不要流到海里？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，孔子才成为百王之师，这难道不是史实吗？若论刑法文明，治理乱世，也确实只有儒家才能担起这个重任。但大道如同宇宙，周流万世。它高耸入于九天，渊深犹如四海，又岂是一种学术可以包罗起来的呢？”

一席话说得李绂心服口服：“先生真是道德高深之人，今日学生我大开眼界！”他想起雍正要他寻访异能之士的事，莫非上天真的给了我这个机缘？但这些话又不便明言，便欠身说道：“以先生之能，也用不着我多说什么了。在下叫木子绂，家住京都四牌楼。请问鹤驾是在白云观安置的吗？改日我定当熏沐拜访。”

贾士芳一脸古怪地说：“足下可要多多保重啊！我观你印堂晦暗，恐怕要有点小厄，但有惊无伤。只要你修德养性，韬晦自爱，莫问世事，灾难也就可以自行消除。百日内切记不要出门，否则大祸将不旋踵而至！”说完这些，他转身向着大家，“原来说好了要请蒋居士吃酒的，不想却玩了半天的把戏，连菜都放凉了。明天请各位到白云观来，有病的看病，问功名的请免开尊口。来来来，蒋居士，咱们先干一杯！”

李绂退出人群，心中却如翻江倒海一般。“百日内不要出门”，对他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督来说，是绝对办不到的；那么他就只好等着那“不旋踵而至”的大祸了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皇上正宠信着自己，而且宠信的程度也不亚于田文镜；自己从没办过

什么错事，还有湖广百姓万人联名叩阙保着；既没有私仇，又没有隐私，这“祸”又从何而来呢？想来想去的，他苦笑一声对自己说：哦，原来我竟然相信了江湖术士的花言巧语！

恰巧，那两个小厮也回来了，李绂问：“你们俩是谁去见的张中堂？”

一个孩子忙上前来答道：“是我去的。中堂大人那里客人多得很，都在那里坐着等中堂接见。我一说是从您这儿去的，中堂就立刻把我叫进去了。”他说着脸上带出笑容，好像得了彩头似的，“屋子里的人真多呀！有诚亲王和庄亲王两位老千岁，还有几个官员，大概是善扑营和内务府的，奴才一个也不认识。张中堂问了我们一路上的情景后说，原想今晚就见见的，只是你们大人走了一天路，怕是累了。他说请您明天先到上书房去，他有话交代。完了后，您再请见皇上。就这些，他老人家说完，就让我先回来了。”

李绂说：“老师已年过花甲，还这样地勤劳王事，我怎么能在此闲坐呢？快去找轿夫，我这就去张相府！”

李绂是张廷玉的门生，平日里常来走动，相府的人都与他很熟了。他一到，就有一个管家迎了出来笑着说：“我们相爷可真成神仙了！他料定，你一得到信就会立马赶来的，所以，把客房里候见的人全都撵走了。相爷吩咐说，大人一到，让奴才马上领您到书房去，不要再通禀了。”

李绂笑着塞给他一块银子，又问：“老师身子好吗？他还是四更起身？听说梅大公子放了济南知府，为什么不留他在直隶呢？”

“唉，相爷越来越精神了，如今一天只怕还睡不到一个半时辰。梅凤哥儿原来说好了是要留在保定的，这还是万岁的特旨

哪！万岁爷说，我家相爷老了，留他在身边，好时时照应一些。可是，相爷却坚辞不受。他说，只要自己为相一天，就不能留子弟们在京师附近作官。还说，李大人您现在当了直隶总督，是他的学生，家里人更得避嫌。”说话间，已经到了书房门口，那管家说：“到了，我不能随便进去，请李大人自便吧。”

李绂弹弹衣服，正要报名，就听张廷玉在房子里说：“是李绂吗？你自己进来就是了。这是在我家里，用不着那么多的规矩。”

李绂答应着走进房里，果然见允祉、允禄两位王爷坐在客位上，都穿着朝服，戴着金冠；屋子里坐着的其他人，也个个都是正襟危坐，好像刚刚退朝下来，连家都没来得及回似的。他向上看了一眼，见在座的有丰台大营提督，九门提督，还有内务府的俞鸿图等一班人。李绂与他们一一招呼过了，才在旁边一个座位上坐下。

十六王爷允禄看着他说：“李绂呀，你一到，京师各武备衙门的主官就算到齐了。我们是下午在宫里见到皇上的，怡亲王允祥已经病得不能理事了，晚间皇上还得去瞧他。今晚是两个头都在议：一头是八爷廉亲王那里，几个旗主在听八哥布置旗务整顿的事；一头是我们这里，议的其实是一码子事，也是旗务整顿。李绂你刚才没到，我怕你不明白，所以我先说明一下。我们这样做，并不是要为难这些王爷，而是要帮他们有条理地办好差使。”

李绂知道，这位十六爷，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排行十六。他硕身玉立，仪表堂堂，为人也十分忠厚朴讷。只是小时候因为顶撞了太子，被大千岁打了一记耳光，落了个耳背的毛病。所以，他很少在朝廷中露脸，只管迎送外藩，和管着内务府。他这番话虽然是针对李绂说的，但说得有点语无伦次，倒让



李绂听得稀里糊涂。

三王爷允祉见李绂脸上一片茫然，便忙着插言解释：“十六爷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整顿旗务本来就是那个扎手的差使。朝廷准备削减旗务开支，让旗人们自食其力。在京各王府旗营里有好几万人，怕万一出了乱子，八爷才让旗主们进京的。他们那边会商的是整顿细务，我们这边则要严密关防督察，防着有小人们惹是生非。张相今晚请大家来，说的就是这件事情。”

李绂原来对于八王允禩并无好感，他对八爷的尊敬，也只是尽大臣的本分。“整顿旗务”的事，他早就听说了，因为与自己不沾边，所以没有往心里去。可是，今天晚上听了三王爷的话，他才觉得，这不只是要旗人去种田的小事。而且这件事情，还连带着八爷和皇上二十年的党争，就更加不可轻视了。一想到潞河驿那边戒备森严、如临大敌的情景，他只觉得浑身打颤。他站起来躬身说道：“二位王爷的训示，臣已经明白。臣是汉人，对这里面的情景并不清楚。王爷和相爷有什么吩咐，只管派臣去办就是了。”

张廷玉看着他这个得意高足说：“你的差使有两个：一，是顺天府的乡试，由你来担任主考。参加这次考试的有许多旗人子弟，你要防着他们在里面煽动士子们闹事；二，你现在是直隶总督，管好本省的军务，也是你的职份之内的事。京师防务由毕力塔和图里琛二人各按防区驻防，你也要十分留意直隶各旗营里的动静。发现有串连的，有行动诡密的，要随时查拿，随时举报。每隔一天，你要到清梵寺去向十三爷报告，十七爷也要住在那里。你不但要详细报告各旗的情况，还应该喜说喜，有忧报忧，不许有一点大意！”

李绂肃然答道：“是，我明白了。”

三爷允祉笑着说：“廷玉，真有你的，你这么一曲划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和十六弟主持内廷的礼仪，上次八弟对我说，按先朝制度，皇帝和旗主王爷们只有上下座之分，不行君臣大礼。我告诉他说，那样只怕不行。比如说，老十三允祥也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亲王，平日里每天见面是一回事，到了重要场合，还是要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的。后来，我没问十六弟，不知你们是怎么议的？”

允禄说：“哎呀，这事我怎么一点也记不得了呢？好像八哥说，要整出个条陈来，几位王爷一块儿去见皇帝，再把条陈变成谕旨明发天下。当时，万岁一听就笑了，说：‘什么三跪九叩，二跪六叩的，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要紧的是旗务要整顿好，旗营要能打仗，朝廷用人时要用得灵；再一个，就是旗人们要能生业，户部就可以少一点开支，这样也免得他们无事生非，荒唐嬉戏。只要作到了这些，他们就是给朕行鞠躬礼，朕也是无所谓的’。”

张廷玉说：“我当年曾多次跟着圣祖东巡奉天，王爷们见驾时，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，但也有时是圣命免礼的。在承德，王爷们见驾时，也随班免礼。但这次是在北京，是皇上登极以来王爷们的第一次进京朝觐，我看，必须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礼，不是件小事，那是区划，是分别，也是应当遵从的大道理，不能随意而行。”

允禄说：“张相既是这么说了，就按你说的办也就是了。”

允祉站起身来说：“这件事等皇上召见时再议也不迟。我现在就到清梵寺去，老十三的症候不大好呢！我走了以后，你们该怎么议就接着议，不要怕出乱子，也不要只在一些小事上绕圈子。要议大政，照皇上的旨意，把旗务整顿好，这才是正经事。”

他接着又说了些不痛不痒的事情，才起身离去。

允祉走了之后，图里琛笑着说：“张相，您放心好了，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所谓‘铁帽子王’，只是个叫法罢了，那顶‘铁帽子’是在手里拿着的，他们的头可并不是铁的。如今的旗营和汉军营一样，都是吃的朝廷的钱粮，并没人吃旗主的俸禄。他们如果能乖乖地听话照着皇上旨意整好旗务，那就万事全休；假如要是生了别的妄想，只要主子一道旨意，两个时辰内我就能把他们撵出京师。您假如想要他们的脑袋，那就更省事了。”

张廷玉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：“这些话还用得着你来说？我最怕的就是你有这想法，也怕有人挑唆着旗人们闹事。清理吏治和田赋制度已经闹得我们四脚朝天了，京师里一定不能再出任何乱子，朝局更是要越稳越好！告诉你，我要的是顺利整顿，要的是几个王爷来到了北京，能够在这里安享尊荣。让他们坐镇北京，把各旗牛录们的钱粮减下来，把田地分下去，也把该交的租赋定下来。这样，我们的差使也就算功德圆满了。”

李绂看着张廷玉那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觉得心疼，忙说：“学生知道，师相是一片佛心，想保这些王爷们平安，也保住八爷不至于出了大乱子。”他回头看了一下图里琛脸上的那片刀疤又说，“只是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恐怕也是没法子的事。图大人磨刀霍霍，也是为了有备无患嘛。”

十六爷允禄不安地看了张廷玉一眼说：“最好是不要翻脸，一翻脸就是百年不遇的大案子；不翻脸呢，也许有些人野心被压了下去，往后就会老实办差了。”

张廷玉听了连连点头：“是啊，就是这话。皇上常说，十六爷口齿虽然艰难，可心里明白，果然是一点不假，我们就按您说的办吧。”

---

十六爷站了起来告辞说：“你们只管接着往下议，我得先走一步了。皇上有旨叫我去一趟理藩院，看看他们那里在礼节上还有什么说法，还要见一见弘时三阿哥。我今晚不回家了，就住在理藩院签押房里。你们要是有什么大事，就到那里找我好了。”说着就带着俞鸿图和一大群笔帖式向外走。众人也连忙起身，恭送十六爷出去。

## 九十五回 整旗务王爷进京来 说议政允禄诫亲王

刚一开门，一股寒风就扑面吹了过来，激得李绂打了个寒战。他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，身子还没暖热就遇上了这件大事，而且亲眼看到了朝廷里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。作为一个新上任的直隶总督，他感到了肩头的责任，也为能不能办好这次差使而充满了忧虑。

十六爷允禄来到廉亲王府时，已是戌时过了。太监头子何柱儿迎出府门，一边带着小苏拉太监们行礼请安，一边陪着笑脸说：“十六爷驾到了？里头八爷和众位王爷正在等着您哪！八爷说，今天定好了的要由十六爷主持议事，老爷子是定要来的，所以才叫奴才们在这里候着王爷的驾。”

允禄漫应了一声说：“哦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你们八爷也忒讲究了。”

何柱儿忙说：“十六爷难得进府，八爷说，这边西花厅太小了点，恭请王爷到书房里去议事。”

来到门口，何柱儿又一声高喊：“庄王爷驾到！”正在房门前站着的大小太监、侍卫和阶前各位王爷们带来的亲兵护卫们，一齐跪倒磕头。允禄听见，也连忙从里边出来，他的身后，还跟着九爷允糖。三兄弟揖让着走进房里，只觉得这里春意融融，非常暖

和。原来东西两侧的屏风，全是用空心砖砌成的，烘烘地散发着热气。经心装饰的书房里空而不旷、错落有致。他赞了一声：“八哥，你这里可真是又气派，又舒服呀！”他朝四边瞟了一眼，只见四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，个个都戴着东珠朝冠，穿着滚龙绣罩的四团龙褂，外套着江牙海水朝袍，一脸的肃穆，正襟危坐在屏风前，看着这位刚刚进来的十六王爷。

允禩走上前来向大家说：“来来来，我为大家引见一下。这位，就是当今万岁驾前的主事亲王，我的十六弟。如今，怡亲王允祥身子欠安，毅亲王允礼虽然常常和大家见面，但他在古北口练兵，还没有赶回来。现在京城里里外外，就全靠着我这十六弟了。”他略一停顿，又从左首最年轻的那位王爷依次引见说，“这位是睿亲王都罗、东亲王永信、果亲王诚诺和简亲王勒布托。”四个亲王也连忙站起身来，与允禄见礼。

允禄却没有允禩那样的热情，他恬淡而又不失礼节地说：“都罗王爷是一进京就见过的了。其余三位，还是在康熙年间见过。但那时本王还是阿哥，格于国家体制，心里虽然亲近，可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说话。这次各位进京，要朝觐皇上，商议旗务，还要在京城里逗留几天呢。回去时，万岁已下旨要我护送。你们在京城时，由我专职接待；以后到了盛京，你们可不能不尽地主之谊呀！”说完又左顾右盼地看着允禩这里的书画，品评着这个人画得好，那张字是赝品，他的话东拉西扯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允禩可不想和他闲聊天，便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快点书归正传吧。”他清了一下嗓子说，“这次圣上要整顿旗务，是经过反复思虑后才定下来的，一定要整顿出个名堂来。既不能伤了旗人的身份体面，又要自力更生，作养出开国之初旗人们的大勇大

智的风范。上三旗的旗主，从康熙年间已收归皇帝亲自管辖，下五旗的整顿就要靠今天在座的各位了。诸位来京之前，已经把各旗的参领、佐领、牛录名单开列清楚，呈到了我这里。我大致上看了看，归属还算明白清爽。只是年代久了，各旗旗人中换旗、抬籍的不是少数，一时怕也难归原主。我们索性就以康熙六十年为限，重新统计。我这里有一式五份的册子，请大家按照这上边开的重新造册，归一统属，然后在京就地会议，布达圣意。我算了一下，在京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名。密云、房山、昌平、顺义、怀柔、延庆这几个县里，可以拨出旗田二百万亩。旗人中，无论老幼，每人分四十亩旗田。从今年开始，五年内不动旗人的月例银子。五年后每年减少二成，以十年为期，旗人们要全部自食其力。我已经请示过皇上，皇上答应说，只要旗人们能够自立，可以永远不交赋税。实在是难处的老弱孤寡残疾病废的旗人，经本主奏明，还可照样由国家养起来。”他说到这里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“你们只要细细地算一下账就能明白，四十亩的出息，早就超过了现在旗人们的月例。大家要说服旗人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，要体谅圣主朝廷爱养满洲的至诚。咱们关起门来说一句实在话，汉人们累死累活的，收那么一点粮食，得交多少税？纳多少捐？受多少层官吏的盘剥呀！就是汉人里头的缙绅，朝廷也在几个省里试行与百姓一体纳粮。我们满洲人的这个优遇，还不是因为我们姓‘满’，还不是老祖宗给我们挣来的功德？”允禄长篇大论，侃侃而谈，从庙堂高远，圣恩浩荡说到旗下生滋日繁、养尊处优的种种弊端。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，才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完了。

在一旁静听的允禄不禁暗想：好，讲得多好啊，八哥真不愧是一把好手！只可惜，他和雍正之间生了嫌隙。早年间，假如不

是那段兄弟阋墙的孽缘，现在当个安生的摄政王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就是把允祥、允礼加到一块，也比不上他的这份才情啊！他扫视了一下在座的王爷们说：“我原来也想好了要说几句的，可听八哥已经说得这么清楚，倒用不着我来说废话了。宗旨你们都听明白了，也就要按这个去办。有什么细务上不清楚的，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聊聊，我见到皇上时，也可以代奏。”

四个王爷谁也不肯先说话，大家一直在沉默着。简亲王勒布托是这群王爷中年纪最大的，今年已是七十挂零了。他早年曾参加过争战，也中过箭伤，至今左臂还有些发抖。看到大家都不张口，他可有点忍不住了。只见他猛抽了一袋旱烟，捋着雪白的胡子说：“整顿旗务的事，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也应该说这是皇上的英明决策。镶蓝旗是我的旗下，如今看来，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说北京，就是盛京那边，虽说有上千披甲人，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打过仗，有人连马都上不去了。让他们办差，就更是一个比一个的窝囊。一天到晚，就会养狗转茶馆，吹嘘祖宗的那些功劳。月例银子一到手，先下饭馆去解馋，不到半个月就把钱花光了，然后就四处去打秋风借债，有人甚至赖账吃喝。我每年的俸禄是三万银子，得拿出一半来打发这些狗才。要论起不争气来，他们真是让人恨得牙都直痒痒。可要是转念一想，他们的祖上又都对大清有功，你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？所以，去年整顿旗务的诏书一传到我那里，我就头一个赞成，一万个的赞成！”他又点着一袋烟说，“可如今的情势已经不同于圣祖初年了，八王议政废了这么多年，连哪个王爷还算旗主都说不清了。镶黄、正黄和正白是皇上亲统的上三旗。十六爷既然管着内务府，自然是心中有数。可下五旗呢？每旗中五个参领二十个佐领和三百个牛录到底是谁，今天在座的谁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？不把这事撕掇清



楚，责任就不明，谈整顿就是一句空话。比如，我的一个牛录在蔡珽那里当副将，他的顶头上司第三参领花善反而在他手下当马弁！朝廷的制度和八旗的规矩顶着牛哪，你说他们是谁管着谁？就是叫我来管，我要训话，是找这个牛录还是找那个参领？”

永信和诚诺更是同声附和，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旗里的情形。说现在不少人作了官，可他们的上司又沦落为没有差使的闲散旗人，你想抓他们，根本就抓不着。一直没有说话的睿亲王都罗说：“如今有的包衣奴才都已经是起居八座的封疆大吏了，比如福建的方正明就是汉军绿营里的。可他的本主牛录瓦格达现在还是他营里的哨长，两个人根本不能见面。去年方正明去奉天见我，请求我给他抬籍。我说，我是个空筒子王爷，哪来的这么大的权力？我劝他花上几千两银子送给本主瓦格达，让他回家养老算了。”

勒布托被大家的附和闹得兴奋异常，他指着都罗说：“睿亲王原来是镶黄旗的座主王爷，顺治年间，老睿亲王多尔袞坏了事，他们就一蹶不振了七十多年。镶黄旗是康熙十二年统归了圣祖爷亲自管辖的。可都罗这位旗主呢？他管的又是哪一旗？真是让人莫明其妙！”

听着这些旗主们的牢骚，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糖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了。其实，今天到这里来的人中，除了东亲王永信之外，其余的三位都不是他们的心腹。偏偏永信的旗营又集中分布在辽宁黑山一带，是最容易整顿的，号召起来也方便，这样一来，永信倒没有了发难的借口。自从雍正下旨要整顿旗务以来，为了疏通王爷们要求恢复八王议政制度，老八、老九这哥俩不知费了多少心思。甚至还不惜重金，从广州聘请了两位英国传教士。一个送奉天的永信王府，另一个礼尊在八王府里教授英语。从此，他们